三國志/卷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書・武文世王公傳 ◄

三國志
魏書・王衞二劉傅傳

► 魏書・桓二陳徐衞盧傳

王粲，衞覬，劉廙，劉劭，傅嘏

王粲

王粲字仲宣，山陽高平人也。曾祖父龔，祖父暢，皆爲漢三公。〈張璠《漢紀》曰：龔字伯宗，有高名於天下。順帝時爲太尉。初，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，將殯，臨之曰：「幸不爲夭，復何恨哉？」及龔妻卒，龔與諸子並杖行服，時人或兩譏焉。暢字叔茂，名在八俊。靈帝時爲司空，以水災免，而李膺亦免歸故郡，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。天下以暢、膺爲高士，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，願涉其流，惟恐不及。會連有災異，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，宜因其變，以暢、膺代之，則禎祥必至。由是宦豎深怨之，及膺誅死而暢遂廢，終于家。〉父謙，爲大將軍何進長史。進以謙名公之胄，欲與爲婚，見其二子，使擇焉。謙弗許。以疾免，卒于家。

獻帝西遷，粲徙長安，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坐。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旣幼弱，容狀短小，一坐盡驚。邕曰：「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文章，盡當與之。」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詔除黃門侍郎，以西京擾亂，皆不就。乃之荊州依劉表。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俊，不甚重也。〈臣松之曰：貌寢，謂貌負其實也。通俊者，簡易也。〉表卒。粲勸表子琮，令歸太祖。〈《文士傳》載粲說琮曰：「僕有愚計，願進之於將軍，可乎？」琮曰：「吾所願聞也。」粲曰：「天下大亂，豪傑並起，在倉卒之際，彊弱未分，故人各各有心耳。當此之時，

家家欲爲帝王，人人欲爲公侯。觀古今之成敗，能先見事機者，則恒受其福。今將軍自度，何如曹公邪？」琮不能對。粲復曰：「如粲所聞，曹公故人傑也。雄略冠時，智謀出世，摧袁氏於官渡，驅孫權於江外，逐劉備於隴右，破烏丸於白登，其餘梟夷蕩定者，往往如神，不可勝計。今日之事，去就可知也。將軍能聽粲計，卷甲倒戈，應天順命，以歸曹公，曹公必重德將軍。保己全宗，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，此萬全之策也。粲遭亂流離，託命此州，蒙將軍父子重顧，敢不盡言！」琮納其言。臣松之案：孫權自此以前，尚與中國和同，未嘗交兵，何云「驅權於江外」乎？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，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，備身未嘗涉於關、隴。而於征荊州之年，便云逐備於隴右，旣已乖錯；又白登在平城，亦魏武所不經，北征烏丸，與白登永不相豫。以此知張隲假僞之辭，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。凡隲虛僞妄作，不可覆疏，如此類者，不可勝紀。〉太祖辟爲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。太祖置酒漢濵，粲奉觴賀曰：「方今袁紹起河北，杖大衆，志兼天下，然好賢而不能用，故奇士去之。劉表雍容荊楚，坐觀時變，自以爲西伯可規。士之避亂荊州者，皆海內之俦傑也；表不知所任，故國危而無輔。明公定冀州之日，下車即繕其甲卒，收其豪傑而用之，以橫行天下；及平江、漢，引其賢俦而置之列位，使海內回心，望風而願治，文武並用，英雄畢力，此三王之舉也。」後遷軍謀祭酒。魏國旣建，拜侍中。博物多識，問無不對。時舊儀廢弛，興造制度，粲恒典之。〈摯虞《決疑要注》曰：漢末喪亂，絶無玉珮。魏侍中王粲識舊珮，始復作之。今之玉珮，受法於粲也。〉

初，粲與人共行，讀道邊碑，人問曰：「卿能闇誦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使背而誦之，不失一字。觀人圍棊，局壞，粲爲覆之。棊者不信，以帊蓋局，使更以他局爲之。用相比校，不誤一道。其彊（强）記默識如此。性善筭，作筭術，略盡其理。善屬文，舉筆便成，無所改定，時人常以爲宿構；然正復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〈《典略》曰：粲才旣高，辯論應機。鍾繇、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，至於朝廷奏議，皆閣筆不能措手。〉著詩、賦、論、議垂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從征吳。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，時年四十一。粲二子，爲魏諷所引，誅。後絶。〈《文章志》曰：太祖時征漢中，聞粲子死，歎曰：「孤若在，不使仲宣無後。」〉

始文帝爲五官將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、廣陵陳琳字孔璋、陳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應瑒字德璉、〈瑒，音徒哽反，一音暢。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。

附　徐幹

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，五官將文學。〈《先賢行狀》曰：幹清玄體道，六行脩備，聰識洽聞，操翰成章，輕官忽祿，不耽世榮。建安中，太祖特加旌命，以疾休息。後除上

艾長，又以疾不行。〉

附　陳琳

琳前爲何進主簿。進欲誅諸宦官，太后不聽，進乃召四方猛將，並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。琳諫進曰：「易稱『即鹿無虞』。諺有『掩目捕雀』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之大事，其可以詐立乎？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；以此行事，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違經合道，天人順之；而反釋其利器，更徵於他。大兵合聚，彊者爲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；必不成功，祇爲亂階。」進不納其言，竟以取禍。琳避難冀州，袁紹使典文章。袁氏敗，琳歸太祖。太祖謂曰：「卿昔爲本初移書，但可罪狀孤而已，惡惡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」琳謝罪，太祖愛其才而不咎。

附　阮瑀

瑀少受學於蔡邕。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，瑀終不爲屈。太祖並以琳、瑀爲司空軍謀祭酒，管記室，〈《文士傳》曰：太祖雅聞瑀名，辟之，不應，連見偪促，乃逃入山中。太祖使人焚山，得瑀，送至，召入。太祖時征長安，大延賓客，怒瑀不與語，使就技人列。瑀善解音，能鼓琴，遂撫弦而歌，因造歌曲曰：「奕奕天門開，大魏應期運。青蓋巡九州，在東西人怨。士爲知己死，女爲悅者玩。恩義苟敷暢，他人焉能亂？」爲曲既捷，音聲殊妙，當時冠坐，太祖大悅。臣松之案魚氏《典略》、摯虞《文章志》並云「瑀建安初辭疾避役，不爲曹洪屈。得太祖召，即投杖而起」。不得有逃入山中，焚之乃出之事也。又《典略》載太祖初征荊州，使瑀作書與劉備，及征馬超，又使瑀作書與韓遂，此二書今具存。至長安之前，遂等破走，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。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，此又乖矣。瑀以十七年卒，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，而云瑀歌舞辭稱「大魏應期運」，愈知甚妄。又其辭云「他人焉能亂」，了不成語。瑀之吐屬，必不如此。〉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〈《典略》曰：琳作諸書及檄，草成呈太祖。太祖先苦頭風，是日疾發，臥讀琳所作，翕然而起曰：「此愈我病。」數加厚賜。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，時太祖適近出，瑀隨從，因於馬上具草，書成呈之。太祖攬筆欲有所定，而竟不能增損。〉琳徙門下督，瑀爲倉曹掾屬。

附　應瑒、劉楨

瑒、楨各被太祖辟，爲丞相掾屬。瑒轉爲平原侯庶子，後爲五官將文學。〈華嶠《漢書》曰：瑒祖奉，字世叔。才敏善諷誦，故世稱「應世叔讀書，五行俱下」。著《後序》十餘篇，爲世儒者。延熹中，至司隸校尉。子劭字仲遠，亦博學多識，尤好事。諸所撰述《風俗通》等，凡百餘篇，辭雖不典，世服其博聞。《續漢書》曰：劭又著《中漢輯叙》、《漢官儀》及《禮儀故事》，凡十一種，百三十六卷。朝廷制度，百官儀式，所以不亡者，由劭記之。官至泰山太守。劭弟珣，字季瑜，司空掾，即瑒之父。〉楨以不敬被刑，刑竟署吏。〈《文士傳》曰：楨父名梁，字曼山，一名恭。少有清才，以文學見貴，終於野王令。《典略》曰：文帝嘗賜楨廓落帶，其後師死，欲借取以爲像，因書嘲楨云：「夫物因人爲貴。故在賤者之手，不御至尊之側。今雖取之，勿嫌其不反也。」楨荅曰：「楨聞荊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衆士之好；南垠之金，登窈窕之首；鼲貂之尾，綴侍臣之幘：此四寶者，伏朽石之下，潛汙泥之中，而揚光千載之上，發彩疇昔之外，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。夫尊者所服，卑者所脩也；貴者所御，賤者所先也。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，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。恨楨所帶，無他妙飾，若實殊異，尚可納也。」楨辭旨巧妙皆如是，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。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，酒酣坐歡，命夫人甄氏出拜。坐中衆人咸伏，而楨獨平視。太祖聞之，乃收楨，減死輸作。〉咸著文賦數十篇。

瑀以十七年卒。幹、琳、瑒、楨二十二年卒。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：「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。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後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其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！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起其文；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絶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于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儁也。」〈《典論》曰：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、廣陵陳琳、山陽王粲、北海徐幹、陳留阮瑀、汝南應瑒、東平劉楨，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粲長於辭賦。幹時有逸氣，然非粲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，幹之玄猨、漏巵、圓扇、橘賦，雖張、蔡不過也，然於他文未能稱是。琳、瑀之章表書記，今之儁也。應瑒和而不壯；劉楨壯而不密。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，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至于雜以嘲戲；及其所善，揚、班之儔也。〉

附　邯鄲淳、繁欽、路粹、丁儀、丁廙、楊脩、荀緯

自潁川邯鄲淳、〈《魏略》曰：淳一名竺，字子叔。博學有才章，又善蒼、雅、蟲、篆、許氏字指。初平時，從三輔客荊州。荊州內附，太祖素聞其名，召與相見，甚敬異之。時五官將博延英儒，亦宿聞淳名，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。會臨菑侯植亦求淳，太祖遣淳詣植。植初得淳甚喜，延入坐，不先與談。時天暑熱，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，傅粉。遂科頭拍袒，胡舞五椎鍛，跳丸擊劒，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，謂淳曰：「邯鄲生何如邪？」於是乃更著衣幘，整儀容，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，品物區別之意，然後論皇羲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，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。乃命廚宰，酒炙交至，坐席默然，無與伉者。及暮，淳歸，對其所知歎植之材，謂之「天人」。而于時世子未立。太祖俄有意於植，而淳屢稱植材。由是五官將頗不悅。及黃初初，以淳爲博士給事中。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，文帝以爲工，賜帛千匹。〉繁欽、〈繁，音婆。《典略》曰：欽字休伯，以文才機辯，少得名於汝、潁。欽旣長於書記，又善爲詩賦。其所與太子書，記喉轉意，率皆巧麗。爲丞相主簿。建安二十三年卒。〉陳留路粹、〈《典略》曰：粹字文蔚，少學於蔡邕。初平中，隨車駕至三輔。建安初，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。像以兼有文武，出爲揚州刺史。粹後爲軍謀祭酒，與陳琳、阮瑀等典記室。及孔融有過，太祖使粹爲奏，承指數致融罪，其大略言：「融昔在北海，見王室不寧，招合徒衆，欲圖不軌，言『我大聖之後也，而滅於宋。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』？」又云：「融爲九列，不遵朝儀，禿巾微行，唐突宮掖。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，衡與融更相贊揚。衡謂融曰：『仲尼不死也。』融荅曰：『顏淵復生。』」凡說融諸如此輩，辭語甚多。融誅之後，人覩粹所作，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。至十九年，粹轉爲祕書令，從大軍至漢中，坐違禁賤請驢伏法。太子素與粹善，聞其死，爲之歎惜。及即帝位，特用其子爲長史。魚豢曰：尋省往者，魯連、鄒陽之徒，援譬引類，以解締結，誠彼時文辯之儁也。今覽王、繁、阮、陳、路諸人前後文旨，亦何昔不若哉？其所以不論者，時世異耳。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，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。仲將云：「仲宣傷於肥戇，休伯都無格檢，元瑜病於體弱，孔璋實自麤疏，文尉性頗忿鷙，如是彼爲，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，其不高蹈，蓋有由矣。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，譬之朱漆，雖無楨幹，其爲光澤亦壯觀也。」〉沛國丁儀、丁廙、弘農楊脩、河內荀緯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例。〈儀、廙、脩事，並在〈陳思王傳〉。荀勗《文章叙錄》曰：緯字公高。少喜文學。建安中，召署軍謀掾、魏太子庶子，稍遷至散騎常侍、越騎校尉。年四十二，黃初四年卒。〉

附　應璩

瑒弟璩，璩子貞，咸以文章顯。璩官至侍中。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。〈《文章叙錄》曰：

璩字休璉，博學好屬文，善爲書記。文、明帝世，歷官散騎常侍。齊王即位，稍遷侍中、大將軍長史。曹爽秉政，多違法度，璩爲詩以諷焉。其言雖頗諧合，多切時要，世共傳之。復爲侍中，典著作。嘉平四年卒，追贈衞尉。貞字吉甫，少以才聞，能談論。正始中，夏侯玄盛有名勢，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，玄嘉玩之。舉高第，歷顯位。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，以貞參軍事。晉室踐阼，遷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。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，事未施行。泰始五年卒。貞弟純。純子紹，永嘉中爲黃門侍郎，爲司馬越所殺。純弟秀。秀子詹，鎮南大將軍、江州刺史。〉

附　阮籍

瑀子籍，才藻艷逸，而倜儻放蕩，行己寡欲，以莊周爲模則。官至步兵校尉。〈籍字嗣宗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籍曠達不羈，不拘禮俗。性至孝，居喪雖不率常檢，而毀幾至滅性。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，終日不得與言，昶歎賞之，自以不能測也。太尉蔣濟聞而辟之，後爲尚書郎、曹爽參軍，以疾歸田里。歲餘，爽誅，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爲從事中郎。後朝論以其名高，欲顯崇之，籍以世多故，祿仕而已，聞步兵校尉缺，廚多美酒，營人善釀酒，求爲校尉，遂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。嘗登廣武，觀楚、漢戰處，乃歎曰：「時無英才，使豎子成名乎！」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迹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籍少時嘗遊蘇門山，蘇門山有隱者，莫知名姓，有竹實數斛、臼杵而已。籍從之，與談太古無爲之道，及論五帝三王之義，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。籍乃對之長嘯，清韻響亮，蘇門生逌爾而笑。籍既降，蘇門生亦嘯，若鸞鳳之音焉。至是，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。其歌曰：「日沒不周西，月出丹淵中，陽精蔽不見，陰光代爲雄。亭亭在須臾，厭厭將復隆。富貴俯仰間，貧賤何必終。」又歎曰：「天地解兮六合開，星辰隕兮日月頹，我騰而上將何懷？」籍口不論人過，而自然高邁，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。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，卒以壽終。子渾字長成。《世語》曰：渾以閑澹寡欲，知名京邑。爲太子庶子。早卒。〉

附　嵇康

時又有譙郡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、莊，而尚奇任俠。至景元中，坐事誅。〈康字叔夜。案〈嵇氏譜〉：康父昭，字子遠，督軍糧治書侍御史。兄喜，字公穆，晉揚州刺史、宗正。喜爲康傳曰：「家世儒學，少有儁才，曠邁不羣，高亮任性，不脩名譽，寬簡有大量。學不師授，博洽多聞，長而好老、莊之業，恬靜無欲。性好服食，嘗採御上藥。善屬文論，彈琴詠詩，自足于懷抱之中。以爲神仙者，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致。至於導

養得理，以盡性命，若安期、彭祖之倫，可以善求而得也；著養生篇。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，其求益者必失其性，超然獨達，遂放世事，縱意於塵埃之表。撰錄上古以來聖賢、隱逸、遁心、遺名者，集爲傳贊，自混沌至于管寧，凡百一十有九人，蓋求之於宇宙之內，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。故世人莫得而名焉。」虞預《晉書》曰：康家本姓奚，會稽人。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，改爲嵇氏，取嵇字之上山以爲姓，蓋以志其本也。一曰銍有嵇山，家于其側，遂氏焉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，與之游者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。與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、河南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劉伶相與友善，遊於竹林，號爲七賢。鍾會爲大將軍所昵，聞康名而造之。會，名公子，以才能貴幸，乘肥衣輕，賓從如雲。康方箕踞而鍛，會至，不爲之禮。康問會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有所聞而來，有所見而去。」會深銜之。大將軍嘗欲辟康。康既有絕世之言，又從子不善，避之河東，或云避世。及山濤爲選曹郎，舉康自代，康荅書拒絕，因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、武。大將軍聞而怒焉。初，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。會巽淫安妻徐氏，而誣安不孝，囚之。安引康爲證，康義不負心，保明其事，安亦至烈，有濟世志力。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，遂殺安及康。康臨刑自若，援琴而鼓，既而歎曰：「雅音於是絕矣！」時人莫不哀之。初，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，見隱者孫登。康欲與之言，登默然不對。踰時將去，康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乃曰：「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。」及遭呂安事，爲詩自責曰：「欲寡其過，謗議沸騰。性不傷物，頻致怨憎。昔慙柳下。今愧孫登。內負宿心，外赧良朋。」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，皆爲世所玩詠。康別傳云：孫登謂康曰：「君性烈而才儁，其能免乎？」稱康臨終之言曰：「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，吾每固之不與。廣陵散於今絕矣！」與盛所記不同。又《晉陽秋》云：康見孫登，登對之長嘯，踰時不言。康辭還，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曰：「惜哉！」此二書皆孫盛所述，而自爲殊異如此。康集目錄曰：登字公和，不知何許人，無家屬，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。夏則編草爲裳，冬則被髮自覆。好讀易鼓琴，見者皆親樂之。每所止家，輒給其衣服食飲，得無辭讓。《世語》曰：毌丘儉反，康有力，且欲起兵應之，以問山濤，濤曰：「不可。」儉亦已敗。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，而干寶、孫盛、習鑿齒諸書，皆云正元二年，司馬文王反自樂嘉，殺嵇康、呂安。蓋緣《世語》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，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。其實不然。山濤爲選官，欲舉康自代，康書告絕，事之明審者也。案濤行狀，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。景元與正元相覺七八年，以濤行狀檢之，如本傳爲審。又〈鍾會傳〉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；會作司隸，景元中也。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，巽爲相國掾，俱有寵於司馬文王，故遂抵安罪。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、鄧平蜀後，始授相國位；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，焉得以破毌丘儉年殺嵇、呂？此又干寶疏謬，自相違伐也。康子紹，字延祖，少知名。山濤啟以爲祕書郎，稱紹平簡溫敏，有文思，又曉音，當成濟者。帝

曰：「紹如此，便可以爲丞，不足復爲郎也。」遂歷顯位。《晉諸公贊》曰：紹與山濤子簡、弘農楊準同好友善，而紹最有忠正之情。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，王師敗績，百官奔走，惟紹獨以身扞衛，遂死於帝側。故累見褒崇，追贈太尉，謚曰忠穆公。〉

景初中，下邳桓威出自孤微，年十八而著渾輿經，依道以見意。從齊國門下書佐、司徒署吏，後爲安成令。

附　吳質

吳質，濟陰人，以文才爲文帝所善，官至振威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封列侯。〈《魏略》曰：質字季重，以才學通博，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，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。及河北平定，五官將爲世子，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。楨坐譴之際，質出爲朝歌長，後遷元城令。其後大將軍西征，太子南在孟津小城，與質書曰：「季重無恙！途路雖局，官守有限，願言之懷，良不可任。足下所治僻左，書問致簡，益用增勞。每念昔日南皮之游，誠不可忘。既妙思六經，逍遙百氏，彈棊間設，終以博弈，高談娛心，哀箏順耳。馳騖北塲，旅食南館，浮甘瓜於清泉，沈朱李於寒水。皦日既沒，繼以朗月，同乘並載，以游後園，輿輪徐動，賓從無聲，清風夜起，悲笳微吟，樂往哀來，淒然傷懷。余顧而言，茲樂難常，足下之徒，咸以爲然。今果分別，各在一方。元瑜長逝，化爲異物，每一念至，何時可言？方今蕤賓紀辰，景風扇物，天氣和暖，衆果具繁。時駕而游，北遵河曲，從者鳴笳以啟路，文學託乘於後車，節同時異，物是人非，我勞如何！今遣騎到鄴，故使枉道相過。行矣，自愛！」二十三年，太子又與質書曰：「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。三年不見，東山猶歎其遠，況乃過之，思何可支？雖書疏往反，未足解其勞結。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，痛何可言邪！昔日游處，行則同輿，止則接席，何嘗須臾相失！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。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己分，長共相保，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。頃撰其遺文，都爲一集。觀其姓名，已爲鬼錄，追思昔游，猶在心目，而此諸子化爲糞壤，可復道哉！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《中論》二十餘篇，成一家之業，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後，此子爲不朽矣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。間歷觀諸子之文，對之抆淚，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，至其五言詩，妙絶當時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，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絶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愍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

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儁也，今之存者已不逮矣。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，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行年已長大，所懷萬端，時有所慮，至乃通夕不瞑。何時復類昔日！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。光武言『年已三十，在軍十年，所更非一』，吾德雖不及，年與之齊。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，無衆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，動見觀瞻，何時易邪？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。少壯真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？古人思秉燭夜游，良有以也。頃何以自娛？頗復有所造述不？東望於邑，裁書叙心。」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，美辭多被刪落，今故悉取《魏略》所述以備其文。太子即王位，又與質書曰：「南皮之游，存者三人，烈祖龍飛，或將或侯。今惟吾子，棲遲下土，從我游處，獨不及門。瓶罄罍恥，能無懷愧。路不云遠，今復相聞。」初，曹真、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，時休、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，出爲列將，而質故爲長史。王顧質有望，故稱二人以慰之。始質爲單家，少游遨貴戚間，蓋不與鄉里相沈浮。故雖已出官，本國猶不與之士名。及魏有天下，文帝徵質，與車駕會洛陽。到，拜北中郎將，封列侯，使持節督幽、并諸軍事，治信都。太和中，入朝。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，謂司徒董昭曰：「我欲溺鄉里耳。」昭曰：「君且止，我年八十，不能老爲君溺攢也。」《世語》曰：魏王嘗出征，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。植稱述功德，發言有章，左右屬目，王亦悅焉。世子悵然自失，吳質耳曰：「王當行，流涕可也。」及辭，世子泣而拜，王及左右咸歔欷，於是皆以植辭多華，而誠心不及也。《質別傳》曰：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，命郭后出見質等。帝曰：「卿仰諦視之。」其至親如此。質黃初五年朝京師，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，大官給供具。酒酣，質欲盡歡。時上將軍曹真性肥，中領軍朱鑠性瘦，質召優，使説肥瘦。真負貴，恥見戲，怒謂質曰：「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？」驃騎將軍曹洪、輕車將軍王忠言：「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，即自宜爲瘦。」真愈恚，拔刀瞋目，言：「俳敢輕脫，吾斬爾。」遂罵坐。質案劒曰：「曹子丹，汝非屠机上肉，吳質吞爾不搖喉，咀爾不搖牙，何敢恃勢驕邪？」鑠因起曰：「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，乃至此邪！」質顧叱之曰：「朱鑠，敢壞坐！」諸將軍皆還坐。鑠性急，愈恚，還拔劒斬地。遂便罷也。及文帝崩，質思慕作詩曰：「愴愴懷殷憂，殷憂不可居。徙倚不能坐，出入步踟躕。念蒙聖主恩，榮爵與衆殊。自謂永終身，志氣甫當舒。何意中見棄，棄我歸黃墟。煢煢靡所恃，淚下如連珠。隨沒無所益，身死名不書。慷慨自僶俛，庶幾烈丈夫。」太和四年，入爲侍中。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，帝初親萬機，質以輔弼大臣，安危之本，對帝盛稱「驃騎將軍司馬懿，忠智至公，社稷之臣也。陳羣從容之士，非國相之才，處重任而不親事。」帝甚納之。明日，有切詔以督責羣，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，即羣，言無實也。質其年夏卒。質先以怙威肆行，謚曰醜侯。質子應仍上書論枉，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。應字溫舒，晉尚書。應子康，字子仲，知名於時，亦至大位。〉

衞覬

衞覬字伯儒，河東安邑人也。少夙成，以才學稱。太祖辟爲司空掾屬，除茂陵令、尚書郎。太祖征袁紹，而劉表爲紹援，關中諸將又中立。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，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，令璋下兵以綴表軍。至長安，道路不通，覬不得進，遂留鎮關中。時四方大有還民，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，覬書與荀彧曰：「關中膏腴之地，頃遭荒亂，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，聞本土安寧，皆企望思歸。而歸者無以自業，諸將各競招懷，以爲部曲。郡縣貧弱，不能與爭，兵家遂彊。一旦變動，必有後憂。夫鹽，國之大寶也，自亂來散放，宜如舊置使者監賣，以其直益市犁牛。若有歸民，以供給之。勤耕積粟，以豐殖關中。遠民聞之，必日夜競還。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，則諸將日削，官民日盛，此彊本弱敵之利也。」彧以白太祖。太祖從之，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，司隸校尉治弘農。關中服從，乃白召覬還，稍遷尚書。

〈《魏書》曰：初，漢朝遷移，臺閣舊事散亂。自都許之後，漸有綱紀，覬以古義多所正定。是時關西諸將，外雖懷附，內未可信。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，外託討張魯，內以脅取質任。太祖使荀彧問覬，覬以爲「西方諸將，皆豎夫屈起，無雄天下意，苟安樂目前而已。今國家厚加爵號，得其所志，非有大故，不憂爲變也。宜爲後圖。若以兵入關中，當討張魯，魯在深山，道徑不通，彼必疑之；一相驚動，地險衆彊，殆難爲慮！」彧以覬議呈太祖。太祖初善之，而以繇自典其任，遂從繇議。兵始進而關右大叛，太祖自親征，僅乃平之，死者萬計。太祖悔不從覬議，由是益重覬。〉魏國既建，拜侍中，與王粲並典制度。文帝即位，徙爲尚書。頃之，還漢朝爲侍郎，勸贊禪代之義，爲文誥之詔。文帝踐阼，復爲尚書，封陽吉亭侯。

明帝即位，進封閿鄉侯，三百戶。〈閿音聞。〉覬奏曰：「九章之律，自古所傳，斷定刑罪，其意微妙。百里長吏，皆宜知律。刑法者，國家之所貴重，而私議之所輕賤；獄吏者，百姓之所縣命，而選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請置律博士，轉相教授。」事遂施行。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，覬上疏曰：

夫變情厲性，彊所不能，人臣言之既不易，人主受之又艱難。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，所惡者貧賤死亡也，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制也，君愛之則富貴顯榮，君惡之則貧賤死亡；順指者愛所由來，逆意者惡所從至也。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，非破家爲國，殺身成君者，誰能犯顏色，觸忌諱，建一言，開一説哉？陛下留意察之，則臣下之情可見矣。今議者多好悅耳，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，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。臣以爲不然。

昔漢文之時，諸侯彊大，賈誼累息以爲至危。況今四海之內，分而爲三，羣士陳力，各爲其主。其來降者，未肯言舍邪就正，咸稱迫於困急，是與六國分治，無以爲異也。當今千里無煙，遺民困苦，陛下不善留意，將遂凋弊難可復振。禮，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，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，至於凶荒，則徹膳降服。然則奢儉之節，必視世之豐約也。武皇帝之時，後宮食不過一肉，衣不用錦繡，茵蓐不緣飾，器物無丹漆，用能平定天下，遺福子孫。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。當今之務，宜君臣上下，並用籌策，計校府庫，量入爲出。深思句踐滋民之術，由恐不及，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，漸更增廣，工役不輟，侈靡日崇，帑藏日竭。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，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，故立僊掌以承高露。陛下通明，每所非笑。漢武有求於露，而由尚見非，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；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，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。

覬歷漢、魏，時獻忠言，率如此。

受詔典著作，又爲魏官儀，凡所撰述數十篇。好古文、鳥篆、隸草，無所不善。建安末，尚書右丞河南潘勗，〈《文章志》曰：勗字元茂，初名芝，改名勗，後避諱。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，遷右丞。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，才敏兼通，明習舊事，勑并領本職，數加特賜。二十年，遷東海相。未發，留拜尚書左丞。其年病卒，時年五十餘。魏公九錫策命，勗所作也。勗子滿，平原太守，亦以學行稱。滿子尼，字正叔。尼別傳曰：尼少有清才，文辭溫雅。初應州辟，後以父老歸供養。居家十餘年，父終，晚乃出仕。尼嘗贈陸機詩，機荅之，其四句曰：「猗歟潘生，世篤其藻，仰儀前文，丕隆祖考。」位終太常。尼從父岳，字安仁。岳別傳曰：岳美姿容，夙以才穎發名。其所著述，清綺絶倫。爲黃門侍郎，爲孫秀所殺。尼、岳文翰，並見重於世。尼從子滔，字湯仲。晉諸公贊：滔以博學才量爲名。永嘉末，爲河南尹，遇害。〉黃初時，散騎常侍河內王象，亦與覬並以文章顯。〈王象事別見〈楊俊傳〉。〉覬薨，謚曰敬侯。子瓘嗣。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。〈《晉陽秋》曰：瓘字伯玉。清貞有名理，少爲傅嘏所知。弱冠爲尚書郎，遂歷位內外，爲晉尚書令、司空、太保。惠帝初輔政，爲楚王瑋所害。《世語》曰：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，並善草書。瓘子恒，字巨山，黃門侍郎。恒子玠，字叔寶，有盛名，爲太子洗馬，早卒。〉

劉廙

劉廙字恭嗣，南陽安衆人也。年十歲，戲於講堂上，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：「孺子，孺子，『黃中通理』，寧自不知不？」廙兄望之，有名於世，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。而

其友二人，皆以讒毀，爲表所誅。望之又以正諫不合，投傳告歸。廙謂望之曰：「趙殺鳴、犢，仲尼回輪。〈劉向《新序》曰：趙簡子欲專天下，謂其相曰：「趙有犢犨，晉有鐸鳴，魯有孔丘，吾殺三人者，天下可王也。」於是乃召犢犨、鐸鳴而問政焉，已即殺之。使使者聘孔子於魯，以胖牛肉迎於河上。使者謂船人曰：「孔子即上船，中河必流而殺之。」孔子至，使者致命，進胖牛之肉。孔子仰天而歎曰：「美哉水乎，洋洋乎，使丘不濟此水者，命也夫！」子路趨而進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夫犢犨、鐸鳴，晉國之賢大夫也，趙簡子未得意之時，須而後從政，及其得意也，殺之。黃龍不反于涸澤，鳳皇不離其罿羅。故刳胎焚林，則麒麟不臻；覆巢破卵，則鳳皇不翔；竭澤而漁，則龜龍不見。鳥獸之於不仁，猶知避之，況丘乎？故虎嘯而谷風起，龍興而景雲見，擊庭鍾於外，而黃鍾應於內。夫物類之相感，精神之相應，若響之應聲，影之象形，故君子違傷其類者。今彼已殺吾類矣，何爲之此乎？」於是遂回車，不渡而還。〉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，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。坐而自絕於時，殆不可也！」望之不從，尋復見害。廙懼，奔揚州，〈《廙別傳》載廙道路爲牋謝劉表曰：「考匏過蒙分遇榮授之顯，未有管、狐、桓、文之烈，孤德隕命，精誠不遂。兄望之見禮在昔，既無堂構昭前之績，中規不密，用墜禍辟。斯乃明神弗祐，天降之災。悔吝之負，哀號靡及。廙之愚淺，言行多違，懼有浸潤三至之間。考匏之愛已衰，望之之責猶存，必傷天慈既往之分，門戶殪滅，取笑明哲。是用迸竄，永涉川路，即日到廬江尋陽。昔鍾儀有南音之操，椒舉有班荊之思，雖遠猶邇，敢忘前施？」《傅子》曰：表既殺望之，荊州士人皆自危也。夫表之本心，於望之不輕也，以直迕情，而讒言得入者，以無容直之度也。據全楚之地，不能以成功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夷、叔迄武王以成名，丁公順高祖以受戮，二主之度遠也。若不遠其度，惟褊心是從，難乎以容民畜衆矣。〉遂歸太祖。太祖辟爲丞相掾屬，轉五官將文學。文帝器之，命廙通草書。廙荅書曰：「初以尊卑有踰，禮之常分也。是以貪守區區之節，不敢脩草。必如嚴命，誠知勞謙之素，不貴殊異若彼之高，而惇白屋如斯之好，苟使郭隗不輕於燕，九九不忽於齊，樂毅自至，霸業以隆。〈《戰國策》曰：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，桓公不納。其人曰：「九九小術，而君納之，況大於九九者乎？」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。居無幾，隰朋自遠而至，齊遂以霸。〉虧匹夫之節，成巍巍之美，雖愚不敏，何敢以辭？」魏國初建，爲黃門侍郎。

太祖在長安，欲親征蜀，廙上疏曰：

聖人不以智輕俗，王者不以人廢言。故能成功於千載者，必以近察遠，智周於獨斷者，不恥於下問，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。且韋弦非能言之物，而聖賢引以自匡。臣才智闇淺，願自比於韋弦。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，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，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，

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。自殿下起軍以來，三十餘年，敵無不破，彊無不服。今以海內之兵，百勝之威，而孫權負險於吳，劉備不賓於蜀。夫夷狄之臣，不當冀州之卒，權、備之籍，不比袁紹之業，然本初以亡，而二寇未捷，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。斯自爲計者，與欲自潰者異勢耳。故文王伐崇，三駕不下，歸而脩德，然後服之。秦爲諸侯，所征必服，及兼天下，東向稱帝，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。是力斃於外，而不卹民於內也。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，而世不乏才，土崩之勢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天下有重得，有重失：勢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得也；勢不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失也。於今之計，莫若料四方之險，擇要害之處而守之，選天下之甲卒，隨方面而歲更焉。殿下可高枕於廣夏，潛思於治國；廣農桑，事從節約，脩之旬年，則國富民安矣。

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：「非但君當知臣，臣亦當知君。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，恐非其人也。」

魏諷反，廙弟偉爲諷所引，當相坐誅。太祖令曰：「叔向不坐弟虎，古之制也。」特原不問，〈廙別傳曰：初，廙弟偉與諷善，廙戒之曰：「夫交友之美，在於得賢，不可不詳。而世之交者，不審擇人，務合黨衆，違先聖人交友之義，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。吾觀魏諷，不脩德行，而專以鳩合爲務，華而不實，此直攪世治名者也。卿其慎之，勿復與通。」偉不從，故及於難。〉徙署丞相倉曹屬。廙上疏謝曰：「臣罪應傾宗，禍應覆族。遭乾坤之靈，值時來之運，揚湯止沸，使不燋爛；起煙於寒灰之上，生華於已枯之木。物不荅施於天地，子不謝生於父母，可以死效，難用筆陳。」〈《廙別傳》載廙表《論治道》曰：「昔者周有亂臣十人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，孔子稱『才難，不其然乎』！明賢者難得也。況亂弊之後，百姓凋盡，士之存者蓋亦無幾。股肱大職，及州郡督司，邊方重任，雖備其官，亦未得人也。此非選者之不用意，蓋才匱使之然耳。況於長吏以下，羣職小任，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。不爾而數轉易，往來不已，送迎之煩，不可勝計。轉易之間，輒有姦巧，既於其事不省，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，知惠益不得成於己，而苟且之可免於患，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，而夢想於聲譽，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。今之所以爲黜陟者，近頗以州郡之毀譽，聽往來之浮言耳。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，奉法也，憂公也，卹民也。此三事者，或州郡有所不便，往來者有所不安。而長吏執之不已，於治雖得計，其聲譽未爲美；闕而從人，於治雖失計，其聲譽必集也。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，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？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，足使自展。歲課之能，三年總計，乃加黜陟。課之皆當以事，不得依名。事者，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，及盜賊發興，民之亡叛者，爲得負之計。如此行之，則無能之吏，脩名無益；有能之人，無名無損。法之一行，雖無部司之監，

姦譽妄毀，可得而盡。」事上，太祖甚善之。〉廙著書數十篇，及與丁儀共論刑禮，皆傳於世。

文帝即王位，爲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黃初二年卒。〈廙別傳云：時年四十二。〉無子。帝以弟子阜嗣。〈案《劉氏譜》：阜字伯陵，陳留太守。阜子喬，字仲彥。《晉陽秋》曰：喬有贊世志力。惠帝末，爲豫州刺史。喬胄胤丕顯，貴盛至今。〉

劉劭

劉劭字孔才，廣平邯鄲人也。建安中，爲計吏，詣許。太史上言：「正旦當日蝕。」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，坐者數十人，或云當廢朝，或云宜却會。劭曰：「梓慎、裨竈，古之良史，猶占水火，錯失天時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，及門不得終禮者四，日蝕在一。然則聖人垂制，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，或災消異伏，或推術謬誤也。」彧善其言。勑朝會如舊，日亦不蝕。

〈晉永和中，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：「太史上元日合朔，談者或有疑，應却會與不？昔建元元年，亦元日合朔，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。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，荀令從之，是勝人之一失也。何者？禮云，諸侯旅見天子，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：太廟火，日蝕，后之喪，雨霑服失容。尋此四事之指，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，則不得終禮。非爲先存其事，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，故不豫廢朝禮也。夫三辰有災，莫大日蝕，史官告譴，而無懼容，不脩豫防之禮，而廢消救之術，方大饗華夷，君臣相慶，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？且檢之事實，合朔之儀，至尊靜躬殿堂，不聽政事，冕服御坐門闥之制，與元會禮異。自不得兼行，則當權其事宜。合朔之禮，不輕於元會。元會有可却之準，合朔無可廢之義。謂應依建元故事，却元會。」浩從之，竟却會。〉

御史大夫郗慮辟劭，會慮免，拜太子舍人，遷祕書郎。黃初中，爲尚書郎、散騎侍郎。受詔集五經羣書，以類相從，作《皇覽》。明帝即位，出爲陳留太守，敦崇教化，百姓稱之。徵拜騎都尉，與議郎庾嶷、荀詵等定科令，作《新律》十八篇，著律略論。遷散騎常侍。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，議者欲留淵計吏，遣兵討之，劭以爲「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，康斬送其首，是淵先世之効忠也。又所聞虛實，未可審知。古者要荒未服，脩德而不征，重勞民也。宜加寬貸，使有以自新。」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。劭嘗作趙都賦，明帝美之，詔劭作許都、洛都賦。時外興軍旅，內營宮室，劭作二賦，皆諷諫

焉。

青龍中，吳圍合肥，時東方吏士皆分休，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，并召休將士，須集擊之。劭議以爲「賊衆新至，心專氣銳。寵以少人自戰其地，若便進擊，不必能制。寵求待兵，未有所失也。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，精騎三千，軍前發，揚聲進道，震曜形勢。騎到合肥，疏其行隊，多其旌鼓，曜兵城下，引出賊後，擬其歸路，要其糧道。賊聞大軍來，騎斷其後，必震怖遁走，不戰自破賊矣。」帝從之。兵比至合肥，賊果退還。

時詔書博求衆賢。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：「伏見常侍劉劭，深忠篤思，體周於數，凡所錯綜，源流弘遠，是以羣才大小，咸取所同而斟酌焉。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，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，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，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，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，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，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，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，凡此諸論，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。臣數聽其清談，覽其篤論，漸漬歷年，服膺彌久，實爲朝廷奇其器量。以爲若此人者，宜輔翼機事，納謀幃幄，當與國道俱隆，非世俗所常有也。惟陛下垂優游之聽，使劭承清閑之歡，得自盡於前，則德音上通，煇燿日新矣。」〈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，率多溢美之辭，能不違中者或寡矣。惠之稱劭云「玄虛退讓」及「明思通微」，近於過也。〉

景初中，受詔作都官考課。劭上疏曰：「百官考課，王政之大較，然而歷代弗務，是以治典闕而未補，能否混而相蒙。陛下以上聖之宏略，愍王綱之弛頹，神慮內鑒，明詔外發。臣奉恩曠然，得以啟矇，輒作《都官考課》七十二條，又作《説略》一篇。臣學寡識淺，誠不足以宣暢聖旨，著定典制。」又以爲宜制禮作樂，以移風俗，著《樂論》十四篇，事成未上。會明帝崩，不施行。正始中。執經講學，賜爵關內侯。凡所選述，《法論》、《人物志》之類百餘篇。卒，追贈光祿勳。子琳嗣。

附　繆襲

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，多所述叙，官至尚書、光祿勳。〈《先賢行狀》曰：繆斐字文雅。該覽經傳，事親色養。徵博士，六辟公府。漢帝在長安，公卿博舉名儒。時舉斐任侍中，並無所就。即襲父也。文章志曰：襲字熙伯。辟御史大夫府，歷事魏四世。正始六年，年六十卒。子悅字孔懌，晉光祿大夫。襲孫紹、播、徵、胤等，並皆顯達。〉

附　仲長統

襲友人山陽仲長統，漢末爲尚書郎，早卒。著昌言，詞佳可觀省。〈襲撰統《昌言表》，稱統字公理，少好學，博涉書記，贍於文辭。年二十餘，游學青、徐、并、冀之閒，與交者多異之。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多歸焉。統過幹，幹善待遇之，訪以世事。統謂幹曰：「君有雄志而無雄才，好士而不能擇人，所以爲君深戒也。」幹雅自多，不納統言。統去之，無幾而幹敗。并、冀之士以是識統。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，爲臣道統性倜儻，敢直言，不矜小節，每列郡命召，輒稱疾不就。默語無常，時人或謂之狂。漢帝在許，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，好士愛奇，聞統名，啟召以爲尚書郎。後參太祖軍事，復還爲郎。延康元年卒，時年四十餘。統每論説古今世俗行事，發憤歎息，輒以爲論，名曰《昌言》，凡二十四篇。〉

附　蘇林、夏侯惠、孫該、杜摯

散騎常侍陳留蘇林、〈《魏略》曰：林字孝友，博學，多通古今寄指，凡諸書傳文間危疑，林皆釋之。建安中，爲五官將文學，甚見禮待。黃初中，爲博士給事中。文帝作《典論》所稱蘇林者是也。以老歸第，國家每遣人就問之，數加賜遺。年八十餘卒。〉光祿大夫京兆韋誕、〈《文章叙錄》曰：誕字仲將，太僕端之子。有文才，善屬辭章。建安中，爲郡上計吏，特拜郎中，稍遷侍中中書監，以光祿大夫遜位，年七十五卒於家。初，邯鄲淳、衛覬及誕並善書，有名。覬孫恒撰《四體書勢》，其序古文曰：「自秦用篆書，焚燒先典，而古文絶矣。漢武帝時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，謂之「科斗書」，漢世祕藏，希得見之。魏初傳古文者，出於邯鄲淳。敬侯寫淳《尚書》，後以示淳，而淳不別。至正始中，立三字石經，轉失淳法。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法。太康元年，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，得策書十餘萬言。案敬侯所書，猶有髣髴。」敬侯謂覬也。其序篆書曰：「秦時李斯號爲工篆，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。漢建初中，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。邯鄲淳師焉，略究其妙。韋誕師淳而不及也。太和中，誕爲武都太守，以能書留補侍中，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。漢末又有蔡邕采斯、喜之法，爲古今雜形，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。」其序錄隸書，已略見《武紀》。又曰：「師宜官爲大字，邯鄲淳爲小字。梁鵠謂淳得次仲法，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。」其序草書曰：「漢興而有草書，不知作者姓名。至章帝時，齊相杜度號善作篇，後有崔瑗、崔寔亦皆稱工。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，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。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而轉精其巧。凡家之衣帛，必書而後練之，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。下筆必爲楷則，號『忽忽不暇草』，寸紙不見遺，至今世人尤寶之，韋仲將謂之草聖。伯英弟文舒者，次伯英。又有姜孟穎、梁孔達、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，皆伯

英弟子，有名於世，然殊不及文舒也。」〉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、〈惠，淵子。事在〈淵傳〉。〉陳郡太守任城孫該、〈《文章叙錄》曰：該字公達。彊志好學。年二十，上計掾，召爲郎中。著《魏書》。遷博士司徒右長史，復還入著作。景元二年卒官。〉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，頗傳於世。〈《文章叙錄》曰：摯字德魯。初上笳賦，署司徒軍謀吏。後舉孝廉，除郎中，轉補校書。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，故爲詩與儉，求仙人藥一丸，欲以感切儉求助也。其詩曰：「騏驥馬不試，婆娑槽櫪間。壯士志未伸，坎軻多辛酸。伊摯爲媵臣，呂望身操竿；夷吾困商販，甯戚對牛歎；食其處監門，淮陰飢不餐；買臣老負薪，妻畔呼不還，釋之宦十年，位不增故官。才非八子倫，而與齊其患。無知不在此，袁盎未有言。被此篤病乆，榮衛動不安，聞有韓衆藥，信來給一丸。」儉荅曰：「鳳鳥翔京邑，哀鳴有所思。才爲聖世出，德音何不怡！八子未遭遇，今者遘明時。胡康出壟畝，楊偉無根基，飛騰沖雲天，奮迅協光熙。駿驥骨法異，伯樂觀知之，但當養羽翮，鴻舉必有期。體無纖微疾，安用問良醫？聯翩輕栖集，還爲燕雀嗤。韓衆藥雖良，或更不能治。悠悠千里情，薄言荅嘉詩。信心感諸中，中實不在辭。」摯竟不得遷，卒于祕書。廬江何氏〈家傳〉曰：明帝時，有譙人胡康，年十五，以異才見送，又陳損益，求試劇縣。詔特引見。衆論翕然，號爲神童。詔付祕書，使博覽典籍。帝以問祕書丞何禎：「康才何如？」禎荅曰：「康雖有才，性質不端，必有負敗。」後果以過見譴。臣松之案：魏朝自微而顯者，不聞胡康；疑是孟康。康事見〈杜恕傳〉。楊偉見〈曹爽傳〉。〉

傅嘏

傅嘏字蘭石，北地泥陽人，傅介子之後也。伯父巽，黃初中爲侍中尚書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嘏祖父睿，代郡太守。父充，黃門侍郎。〉嘏弱冠知名，〈《傅子》曰：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，鄧颺好變通，合徒黨，鬻聲名於閭閻，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，爲之宗主，求交於嘏而不納也。嘏友人荀粲，有清識遠心，然猶怪之。謂嘏曰：「夏侯泰初一時之傑，虛心交子，合則好成，不合則怨至。二賢不睦，非國之利，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。」嘏荅之曰：「泰初志大其量，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何平叔言遠而情近，好辯而無誠，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鄧玄茂有爲而無終，外要名利，內無關鑰，貴同惡異，多言而妬前；多言多釁，妬前無親。以吾觀此三人，皆敗德也。遠之猶恐禍及，況昵之乎？」〉司空陳羣辟爲掾。

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，事下三府。嘏難劭論曰：「蓋聞帝制宏深，聖道奧遠，苟非其才，則道不虛行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，微言既沒，六籍

泯玷。何則？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。案劭考課論，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，然其制度略以闕亡。禮之存者，惟有周典，外建侯伯，藩屏九服，內立列司，筦齊六職，土有恒貢，官有定則，百揆均在，四民殊業，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。大魏繼百王之末，承秦、漢之烈，制度之流，靡所脩采。自建安以來，至于青龍，神武撥亂，肇基皇祚，掃除凶逆，芟夷遺寇，旌旗卷舒，日不暇給。及經邦治戎，權法並用，百官羣司，軍國通任，隨時之宜，以應政機。以古施今，事雜義殊，難得而通也。所以然者，制宜經遠，或不切近，法應時務，不足垂後。夫建官均職，清理民物，所以立本也；循名考實，糾勵成規，所以治末也。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，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，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，精幽明之理也。昔先王之擇才，必本行於州閭，講道於庠序，行具而謂之賢，道脩則謂之能。鄉老獻賢能于王，王拜受之，舉其賢者，出使長之，科其能者，入使治之，此先王收才之義也。方今九州之民，爰及京城，未有六鄉之舉，其選才之職，專任吏部。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，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，如此則殿最之課，未盡人才。述綜王度，敷贊國式，體深義廣，難得而詳也。」

正始初，除尚書郎，遷黃門侍郎。時曹爽秉政，何晏爲吏部尚書，嘏謂爽弟羲曰：「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，好利，不念務本。吾恐必先惑子兄弟，仁人將遠，而朝政廢矣。」晏等遂與嘏不平，因微事以免嘏官。起家拜熒陽太守，不行。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。曹爽誅，爲河南尹，〈《傅子》曰：河南尹內掌帝都，外統京畿，兼古六鄉六遂之士。其民異方雜居，多豪門大族，商賈胡貊，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，而姦之所生。前尹司馬芝，舉其綱而太簡，次尹劉靜，綜其目而太密，後尹李勝，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。嘏立司馬氏之綱統，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，李氏所毀以漸補之。郡有七百吏，半非舊也。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，皆授其本國人，無用異邦人者，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，官曹分職，而後以次考核之。其治以德教爲本，然持法有恒，簡而不可犯，見理識情，獄訟不加櫝楚而得其實。不爲小惠，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，皆隱其端迹，若不由己出。故當時無赫赫之名，吏民乆而後安之。〉遷尚書。嘏常以爲「秦始罷侯置守，設官分職，不與古同。漢、魏因循，以至于今。然儒生學士，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，禮弘致遠，不應時務，事與制違，名實未附，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，蓋由是也。欲大改定官制，依古正本，今遇帝室多難，未能革易」。

時論者議欲自伐吳，三征獻策各不同。詔以訪嘏，嘏對曰：「昔夫差陵齊勝晉，威行中國，終禍姑蘇；齊閔兼土拓境，闢地千里，身蹈顛覆。有始不必善終，古之明效也。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，志盈欲滿，凶宄以極，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。今權以死，託孤於諸葛恪。若矯權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內齊慮，有同舟

之懼，雖不能終自保完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。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，橫行江表；或欲四道並進，攻其城壘；或欲大佃疆埸，觀釁而動：誠皆取賊之常計也。然自治兵以來，出入三載，非掩襲之軍也。賊之爲寇，幾六十年矣，君臣僞立，吉凶共患，又喪其元帥，上下憂危，設令列船津要，堅城據險，橫行之計，其殆難捷。惟進軍大佃，最差完牢。兵出民表，寇鈔不犯；坐食積穀，不煩運士；乘釁討襲，無遠勞費：此軍之急務也。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，橫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。今欲越長江，涉虜庭，亦向時之喻也。未若明法練士，錯計於全勝之地，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，斯必然之數也。」〈司馬彪《戰略》載嘏此對，詳於本傳，今悉載之以盡其意。彪曰：嘉平四年四月，孫權死。征南大將軍王昶、征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。朝廷以三征計異，詔訪尚書傅嘏，嘏對曰：「昔夫差勝齊陵晉，威行中國，不能以免姑蘇之禍；齊閔辟土兼國，開地千里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：有始不必善終，古事之明效也。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，志盈欲滿，罪戮忠良，殊及胤嗣，元凶已極。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，深建宏圖大舉之策。今權已死，託孤於諸葛恪。若矯權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內齊慮，有同舟之懼，雖不能終自保完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。昶等或欲汎舟徑渡，橫行江表，收民略地，因糧於寇；或欲四道並進，臨之以武，誘間攜貳，待其崩壞；或欲進軍大佃，偪其項領，積穀觀釁，相時而動：凡此三者，皆取賊之常計也。然施之當機，則功成名立，苟不應節，必貽後患。自治兵已來，出入三載，非掩襲之軍也。賊喪元帥，利存退守，若撰飾舟楫，羅船津要，堅城清野，以防卒攻，橫行之計，殆難必施。賊之爲寇，幾六十年，君臣僞立，吉凶同患，若恪蠲其弊，天去其疾，崩潰之應，不可卒待。今邊壤之守，與賊相遠，賊設羅落，又持重密，間諜不行，耳目無聞。夫軍無耳目，校察未詳，而舉大衆以臨巨險，此爲希幸徼功，先戰而後求勝，非全軍之長策也。唯有進軍大佃，最差完牢。可詔昶、遵等擇地居險，審所錯置，及令三方一時前守。奪其肥壤，使還耕堉土，一也；兵出民表，寇鈔不犯，二也；招懷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也；羅落遠設，間構不來，四也；賊退其守，羅落必淺，佃作易之，五也；坐食積穀，士不運輸，六也；釁隙時聞，討襲速決，七也：凡此七者，軍事之急務也。不據則賊擅便資，據之則利歸於國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壘相偪，形勢已交，智勇得陳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計，角之而知有餘不足，虜之情僞，將焉所逃？夫以小敵大，則役煩力竭，以貧敵富，則斂重財匱。故『敵逸能勞之，飽能飢之』，此之謂也。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，參惠倍賞以招之，多方廣似以疑之。由不虞之道，以間其不戒；比及三年，左提右挈，虜必冰散瓦解，安受其弊，可坐箕而得也。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，朝臣謀士早朝晏罷，介胄之將則陳征伐，搢紳之徒咸言和親，勇奮之士思展搏噬。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。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，而果辱秦軍。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，獨步虜庭，即亦向時之類也。以陛下聖德，輔相忠賢，法明士練，錯

計於全勝之地，振長策以禦之，虜之崩潰，必然之數。故兵法曰：『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。』若釋廟勝必然之理，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，誠愚臣之所慮也。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。」時不從嘏言。其年十一月，詔昭等征吳。五年正月，諸葛恪拒戰，大破衆軍於東關。〉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，乘勝揚聲欲向青、徐，朝廷將爲之備。嘏議以爲「淮海非賊輕行之路，又昔孫權遣兵入海，漂浪沈溺，略無子遺，恪豈敢傾根竭本，寄命洪流，以徼乾沒乎？〈《漢書・張湯傳》曰：湯始爲小吏，乾沒，與長安富賈田甲、魚翁叔之屬交私。服虔説曰：「乾沒，射成敗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得利爲乾，失利爲沒。」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，而不説乾沒之義，於理猶爲未暢。淳以得利爲乾，又不可了。愚謂乾讀宜爲干燥之干。蓋謂有所徼射，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爲之。〉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，乘海泝淮，示動青、徐，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。」後恪果圖新城，不克而歸。

嘏常論才性同異，鍾會集而論之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嘏旣達治好正，而有清理識要，好論才性，原本精微，勘能及之。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，嘏以明智交會。臣松之案：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，不與之交，而此云與鍾會善。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，釁由外至；鍾會以利動取敗，禍自己出。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，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。嘏若了夏侯之必危，而不見鍾會之將敗，則爲識有所蔽，難以言通；若皆知其不終，而情有彼此，是爲厚薄由于愛憎，奚豫於成敗哉？以愛憎爲厚薄，又虧於雅體矣。傅子此論，非所以益嘏也。〉嘉平末，賜爵關內侯。高貴鄉公即尊位，進封武鄉亭侯。正元二年春，毌丘儉、文欽作亂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，可遣太尉孚往，惟嘏及王肅勸之。景王遂行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曰：嘏固勸景王行，景王未從。嘏重言曰：「淮、楚兵勁，而儉等負力遠鬬，其鋒未易當也。若諸將戰有利鈍，大勢一失，則公事敗矣。」是時景王新割目瘤，創甚，聞嘏言，蹶然而起曰：「我請輿疾而東。」〉以嘏守尚書僕射，俱東。儉、欽破敗，嘏有謀焉。及景王薨，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，文王遂以輔政。語在〈鍾會傳〉。〈《世語》曰：景王疾甚，以朝政授傅嘏，嘏不敢受。及薨，嘏祕不發喪，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，領公軍焉。孫盛評曰：晉宣、景、文王之相魏也，權重相承，王業基矣。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厠？世語所云，斯不然矣。〉會由是有自矜色，嘏戒之曰：「子志大其量，而勳業難爲也，可不慎哉！」嘏以功進封陽鄉侯，增邑六百戶，并前千二百戶。是歲薨，時年四十七，追贈太常，謚曰元侯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初，李豐與嘏同州，少有顯名，早歷大官，內外稱之，嘏又不善也。謂同志曰：「豐飾僞而多疑，矜小失而昧於權利，若處庸庸者可也，自任機事，遭明者必死。」豐後爲中書令，與夏侯玄俱禍，卒如嘏言。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、散騎常侍荀勗善，徽、勗早亡。又與鎮北將軍何曾、司空陳泰、尚書僕射荀顗、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朝事，俱爲名臣。〉子祗嗣。咸熙中

開建五等，以嘏著勳前朝，改封祗涇原子。〈《晉諸公贊》曰：祗字子莊，嘏少子也。晉永嘉中至司空。祗子宣，字世弘。《世語》稱宣以公正知名，位至御史中丞。宣弟暢，字世道，祕書丞，沒在胡中。著《晉諸公贊》及晉公卿禮秩故事。〉

評

評曰：昔文帝、陳王以公子之尊，博好文采，同聲相應，才士並出，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。而粲特處常伯之官，興一代之制，然其沖虛德宇，未若徐幹之粹也。衛覬亦以多識典故，相時王之式。劉劭該覽學籍，文質周洽。劉廙以清鑒著，傅嘏用才達顯云。〈臣松之以爲傅嘏識量名輩，寔當時高流。而此評但云「用才達顯」，旣於題目爲拙，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。〉